

故乡碎片

程远

查电

动力车间有一个电表组,不仅给居民区各家各户安装了电表,安排专门人员收费,还不定期检查用电情况,说白了就是看谁家偷没偷电。这在情理之中。但事情似乎又不是这样简单。

那时,大家普遍住平房,平房普遍没有暖气,自制炉灶,往往到半夜就没有了一点温度。电褥子、电暖气、电炉子取暖,肯定就要超出额定电量,于是就有了外接线——不走电表,用时接上,不用时藏匿起来。这当然不对,甚至违法,但大多数住平房的人家都这样干。不然,真冷啊!

那时,矿广播站经常通报谁家偷电被查到,然后进行批评、罚款。我家就被查到一次。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在动力车间工作的朋友居然也被查到一次。按理说,今晚查哪儿片,事先内部人都会知道,提前预防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不然,查到了,即便认识人也白扯。妈的,得罪人了。朋友说。

但聪明之辈也会逃过一劫,比如医院中医刘大夫。

那天傍晚,刘大夫刚出家门,即见一帮人呼啦啦地拥到跟前,有公安,有协勤,更有动力车间电表组人员——不用说,查电的来了。回屋断电,收拾电炉子肯定不可能了。大夫灵机一动,说:这屋你们可不能进来!为什么?屋里有坐月子的妇女,我刚给人家把完脉,怕伤风呢!

一帮人只好悻悻而去。

严打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一九八三年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从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旬开始到一九八四年七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此后至二〇〇一年,除一九八五年、一九九七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治安不好,成为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

这是百度上的资料。当然,这也是上

世纪的事了。那时,我刚好上技校,三年里亲历这个运动,印象最深的是:矿机关大楼门前,站着一排被绑缚的青年男女(男的皆被剃了光头),低垂着头,每个人的后面都有一名或两名公安民警。大楼前面和两侧,甚至公路、铁路上都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自发的,也有单位组织来的,这不奇怪。让我感到诧异的是,紧挨着矿大楼的机械厂门前,居然停了一辆绿色的坦克,全副武装的军人立于两旁,甚是威严。

当时那些被押解的罪犯有的我一定认识,起码听说过。而我的一位技校同学因为流氓罪也被绑缚在矿公安处门前的一棵杨树树下,后来被怎样处置的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作为同学,我既感到震惊,又有些同情。再后来,就有了迟志强和他的歌。

矿报

这是一份由矿党委宣传部主办的报纸,全称《红透山矿报》,创刊于某年某月某日,内发第07号。

应该说我与这份报纸渊源很深。

一九八一、八二年吧,我上初中的时候,处女作——如果还能叫做处女作的话——两首小诗是在这份报纸副刊“山花”上变成铅字的,也收到稿费5角。之后结识了主编祁亚轩,一发而不可收。诗歌、散文、小说、新闻报道、书法篆刻均有。那时,《矿报》上的书画、摄影作品需要去抚顺制成铅板,而临时刊头和插图,则是用木板或胶皮雕刻(一是成本低,二是我等就能弄这个)。此外,也曾几次参加报社组织的征文、展览、笔会、采风活动,并担任庆祝建矿五十周年结集出版的《铜流滚滚》《山花》两本书的封面、版式设计,还去了趟省城沈阳,参观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巡展,看到罗中立的著名油画《父亲》,食宿行都由宣传部报销,用祁亚轩的话说是:不搭钱。

那时,我和编辑部甚至整个宣传部的人都很熟。除祁亚轩外,刘国祥、温泉、孙荣耀、李景鸿、于耀清、王洪敏、石晋忠、曲贵明、刘宝义、马勇、张明等等,包括广播站的播音员盖淑霞、李颖,站长王乃宇,宣传部长苗成福、张奎锁,称兄道弟。

那时,一度传说我有被调入宣传部的可能。终时过境迁,事与愿违。

据说现在《红透山矿报》已改成《红矿宣传》了,内部报号也早已取消。

女儿的选择

戴旭东

一周前,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留学的女儿订了回国的机票,行程是从威尼斯飞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再转飞上海浦东机场。尽管机票价格不菲乃至机场随时会取消航班,但女儿的选择令我们悬着的心,得以放松下来。

女儿在2月下旬,预订了从威尼斯飞法国戴高乐机场再转飞广州的机票,当时意大利疫情只上了千例,基于各方面的权衡,我们没有急于决定她的去留,只是提醒她冷静抉择。就在我们向社区报备的时候,同样犹豫不决的她未在机票定期内付款。她想等到学校复课后,与校方对接一下,再回国避避。

每天,女儿都会在视频中告诉我们意大利疫情的最新消息。眼看着确诊人数一路飙升,我们后悔在2月上旬意大利只有几百例确诊人数时,没有果断支持她回国的决定。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位父亲去机场接到从欧洲回国的儿子后说,我们在你这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中,紧张啊!我能够体会对方的忧虑心情,也分享着他拥抱儿子的喜悦。我的目光停留在相册里的女儿与意大利卷发小姐姐的合影。那是去年九月底,女儿返回帕多瓦时与帮她来搬运物品的小姐姐在奶茶店的身影。女儿脸上露出的笑容,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原本她在今年初夏毕业后,将离开帕多瓦大学,准备去罗马大学读研究生,因暑假要去读研地租房和搬家,就不回国度假了。世事难料,仅仅两周时间,意大利疫情蔓延至九个大区,其中北部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最为严重。

帕多瓦大学停课,学校的食堂也关闭了。女儿去超市囤积了两周的食品,一边适应居家隔离的生活,一边做着回国的准备。她在宿舍隔离了一个多月,食品已消耗殆尽。清晨,她早早地起床,请求意大利小姐姐陪她去超市选购两周的食品。她的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出门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毕竟,女儿处于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日益增长的疫情,使得女儿的心境犹如过山车,面对“想回难回”的祖国和待不住的异国他乡,她将何去何从?对于一个在宿舍看到一只飞舞的小虫子就哇哇直叫的她来说,这回所面临的惊恐难以平复。就在她买到回国的机票后,有了给援意的中国医生当翻译的机会,一心想回国的她无法分身去当志愿者,纠结几个回合后,在登机前两天毅然退掉了回国的机票,决定坚守下来。曾经渴望回国的她深知回国有机上感染的风险、学业的风险,留下有出门感染的风险、医疗物资不足的风险。其实,回不回国并不是一道是非题,怎样选择都没有对错。春节后,她看到国内疫情严重,去药店买了几盒口罩,却苦于无法在短时间邮寄或托人传递回国,没想到这些口罩现在成了自己抗击疫情的救急用品。她还送了口罩给意大利的同学,后于她订票的国内同学买到护目镜后,也送了一个给她。

一开门瞬间想流泪的她咬着牙骑车穿过街巷,空寂的路面已不复往日的喧闹。就在一个多月前,她戴口罩走在这条路上,看到一群中学生的嘲笑,还有人指着她说“病毒”。她惶恐不安地步入超市,迅速买回生活的必需品。意大利疫情的恶化却比想象的快得多,而且在网店订购的食材价格高于往常。她不能不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她像一个匆忙上阵地的新兵,在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经历着至暗时刻种种险情的冲撞,那波及灵魂的狙击战上演了。福克斯新闻称,这个欧洲老牌的时尚大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下已经成为“幽灵之国”,女儿陷入困境中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她的举动牵扯着我们的心。也不知道经受煎熬的日子里,她的母亲要淌多少眼泪?在国外许多留学生一票难求的时刻,我们尊重她的选择,希望她在这百年不遇的危机中沉稳应战到最后的胜利,这是她人生最大的考验,也是她成长的必修课。

我在网上看到哈佛校长Lawrence Bacow通知学生撤离校园的邮件里的最后一段话:“没人能预知在后面几个星期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COVID-19将考验我们在危机时刻所显示的超脱于自我的善良和慷慨。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非我所愿的复杂混沌的时刻,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为。愿我们与智慧和风度同行。”女儿的选择几多无奈?她弱小的身躯做出了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并从恐惧和烦忧中稳住阵脚,勇敢的去面对未来,我感到欣慰和满足。



寒鸦 陈鹰 摄